

上海方言《安?个屋里》中的人称代?-新教著作中的人称代?-之特点-

メタデータ	言語: eng 出版者: 公開日: 2007-06-06 キーワード (Ja): キーワード (En): 作成者: 永井, 崇弘 メールアドレス: 所属:
URL	http://hdl.handle.net/10098/579

上海方言《安乐个屋里》中的人称代词

—新教著作中的人称代词之特点—

永井 崇弘

提要 本文主要是对晚清时期由西方新教人士翻译的上海方言著作《安乐个屋里》进行考察，解明其成书过程。并且将此书与官话版本的《安乐家》以及英文原著比较，对该书中所使用的人称代词进行分析。其中特别以该书的第一人称复数形式“我侬”与“侬”的使用区分为着眼点进行了考察分析。结果发现该书有三个方面的特点：1) 上海方言版本《安乐个屋里》不是直接从英文原著翻译来的，而是从官话版本《安乐家》翻译过来的。2) 晚清时期上海方言文献至少有新教类、天主教类、日本类这3种类型，而《安乐个屋里》中的人称代词词汇属于新教类著作。3) 《安乐家》中的第一人称复数包括式“咱们”和“我等”都可以翻译成“侬”。而第一人称复数形式“我们”的翻译却被分为“侬”和“我侬”，其使用区分的基准不只是包括、非包括式的区别，而且在于“公”和“私”的程度状况。这在考察上海方言与官话以及汉语的其他语言在语言构造上相互的关联性时，以上的这些特点也是对其关联性的探索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安乐个屋里》，原名 Christie's Old Organ or Home Sweet Home。该书于 1875 年第一次出版后，在英国，美国等国家陆续重印出版。官话版本名为《安乐家》。《安乐个屋里》是上海方言版本。“安乐家”或“安乐个屋里”指的是“天堂”的意思。著作者是 Mrs. Walton 的。其他著作有 Christie the king's servant, Apeep behind the scenes, Olive's story, Saved at sea, Little faith 等。

《安乐家》是由 Miss. Mary H. Porter 翻译成官话的。她属于美国公理会北中国支部(A. B. C. F. M. Mission, North China)。美国公理会于 1810 年设立于美国波士顿，原来是由美国联合教会所建立的。

1829年该会第一次向中国派遣传教士。1830年2月,裨治文(Rev. E. C. Bridgman: 1801-1861)和美国归正教会(American Dutch Reformed Church)的雅裨理(Rev. D. Abeel: 1804-1846)去到了广东。该会也是最早由美国差遣到中国传教的宣教团体。

我所看到的官话版《安乐家》是于1911年由中国圣教会(The Chines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印发,上海美华书局出版的版本。全书共14章,40叶,插图4片。但是在1883年的Fifth Annual Report of the Chinese Tract Society上载有《安乐家》的售书广告,并附有“官话版本”的说明。由此可知《安乐家》至少是在1883年就被翻译成官话出版了。

《安乐个屋里》共有14章,但有44叶,插图3片。其3片插图与《安乐家》中的完全相同。此书由中国圣教会于1897年印发,上海文华书馆出版,翻译者未详。根据Annual Report of the Chines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的记载,1888年以前出版的上海方言出版物有《撒庇传》(The Story of Joseph)、《审判日脚》(The Judgement Day)、《趁早预备》(Too Late)、《刚担丢士》(Constantine)、《喜悦圣书小姐》(The Girl who Loved the Bible)、《日脚长拉里》(Time Enough Yet),却没有《安乐个屋里》。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安乐个屋里》出版于1888年以后,但不能断定第一版便是出于1897年。

虽然不能断定《安乐个屋里》出版于1897年,但可以说《安乐个屋里》成书晚于《安乐家》。《安乐个屋里》中的上海方言与《安乐家》中的官话是对照的,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安乐个屋里》的翻译者是参考过《安乐家》的。

二

《安乐家》及《安乐个屋里》是传扬基督信仰的宗教小说。故事发生在英国的一家贫民客店,主人公是少年利斯第。他在母亲去世之后流落到这家收容贫民的客店。在客店的顶层同时住着一个名叫卓飞的老人,他孤苦零丁,唯有一架轮琴相伴,并以转轮琴为生。轮琴中共设有四首曲子,最后的一首“安乐歌”正是利斯第的母亲临终之前曾唱过的,也正是这首曲子深深地吸引了利斯第。老人每天晚上在房间里独自转琴,他必趴在门外听。有一天琴声中途嘎然而止,利斯第忍不住推门进去,发现老人因病倒在地上。从此他们俩人便相识了,并开始了相依为命的共同生活。

为了生计,利斯第代替老人出外转琴挣钱。历尽生活的艰辛并眼见老人将不久于世上,使他产生了“人将往哪里去”的疑问。“安乐歌”中所唱的“安乐家”——天堂到底在哪里?如何才能到那里去?有一天利斯第在教堂里听了牧师的讲道,心中的疑问豁然开朗。从此利斯第接受耶稣作为自己的救主而成为了一名基督徒,并将信奉的耶稣基督传讲给卓飞老人。老人在去世之前终于打开了心门,因而得以去往安乐家。

老人去世之后,利斯第在一个好心人的资助之下接受了教育,并立志作一名传教士,让更多的人接受耶稣基督,找到安乐家。当他后来成为一名传教士后,他又去到曾经寄宿过的客店,回忆自己接受耶稣基督的历程。故事至此结束。

在当时可以说,这是一篇比较普遍的有关基督信仰的宗教故事。例如在1933年出版的《中华基督教文字索引》上,《安乐家》有中国圣教会的版本。除此之外,还有中西基督福音书局(Christian Book

Room)、注音字母委员会(Phonetic Promotion Committee)的版本以及闽北圣教书会(North Fukien Religious Tract Society)的福州方言版本。

三

官话版本《安乐家》所出现的人称代词有 8 种，如下：

	第一人称 单数	第二人称 单数	第三人称 单数	第一人称复数			第二人称 复数	第三人称 复数
	《安乐家》 (官话)	我	你	他	我们	咱们	我等	你们

官话的“你”是第二人称单数，其复数形式是“你们”。“他”是第三人称单数，其复数形式是“他们”。“我”是第一人称单数，其复数形式有 3 种，即“我们”、“咱们”以及“我等”。其中“咱们”就是包括式，是指第一人称加第二人称。官话版本《安乐家》的第一人称代词复数形式有排除式和包括式的区别。太田(1987)有记载说：上古汉语中没有排除式和包括式的区别。这种区别是在宋代产生的。另外，“我等”据香坂(1987)第 21-22 页所说，由于“我等”的“等”是古汉语，和“我们”比起来在语感上带有生硬性。《水浒传》以这个特点来表现出严肃性或身份的差距。在官话版本《安乐家》里可以看到两个“我等”这一词。

(1) 利斯第对老飞说，我们要睡觉去，所祈求的，主已经听见了，据这情形看来，我等便知道看栅门的，一定准那发颤的老人和孩子进去，及至他们到了门里，听见有恩言说，你们可以放心，罪都赦免了，（第 18 叶第 1-3 行）

(2) 第二天，利斯第就跟韦先生到了他的家里，我等要知道利斯地遇见甚麽事，可以看他写给韦先生的书信，是在这事以后几个月写的，上面说，（第 40 叶第 5-7 行）

（以上的下划线是有论者添附）

但上面提到的部分并没有任何严肃性，可是可以看出人物身份的差距。这里“我等”只用于插说，意指讲故事的人以及听故事的人。《安乐家》便利用“我等”与“我们”的语言感觉之差距来自然地分别出讲故事的人和听故事的人的立场。这里的“我等”用来表现出第三者的立场。由此可见，在《安乐家》里第一人称复数式也在使用上有明确的区别。这可以说翻译者并不是任意地把它翻译成官话，他对官话都有着相当的了解。

四

上海方言版本《安乐个屋里》中所出现的人称代词以及其相应的官话版本《安乐家》的情况如下表:

	第一人称 单数	第二人称 单数	第三人称 单数	第一人称复数			第二人称 复数	第三人称 复数
《安乐个屋里》 (上海方言)	我	侬	伊	侬, 我侬	侬	侬	侬	伊拉
《安乐家》 (官话)	我	你	他	我们	咱们	我等	你们	他们

从此可知,除第一人称复数形式之外,其人称代词都是一对一的关系。但第一人称复数形式有些复杂。官话版本《安乐家》中的各第一人称复数形式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包括式和非包括式。而上海话版本《安乐个屋里》中的第一人称复数形式有“侬”和“我侬”两种。

胡明扬(1978)将人称代词一百年来的演变分段为三期,第一期为从19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第二期为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以前,第三期为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此外,钱乃荣(2003)对于1853年起至1999年期间的上海方言,从语音演变的角度来分段为四期,第一期为从1853年至1899年,第二期为1900年至1939年,第三期为1940年至1969年,第四期为1970年至1999年。胡明扬(1978)的分段与此合起来考虑,与本稿有关的上海方言大概到1940年为止。从1869年起至1940年之间的第一人称复数形式之使用情况便是如下表格:

出版年	第一人称复数	出版年	第一人称复数
1869	我侬	1917	侬,我侬
1880	侬,我侬	1920a	侬
1881	侬,我侬	1920b	侬,我侬
1886	侬,我侬	1923	侬,我侬
1897	侬,我侬	1924	我侬
1901	侬,我侬	1934	侬
1905	自呢	1940	侬
1908	侬		

1869. J. Edkins. *A vocabulary of the Shanghai Dialect*.

1880. 〈徒行传〉〈保罗达罗马人书〉.《新约全书 上海土白》.

1881. 〈保罗达哥林多前后书〉〈加拉太至哥罗西书〉〈帖撒罗尼迦至腓利门书〉〈希伯来至彼得前后书〉〈约翰壹贰书至默示录〉.《新约全书 上海土白》.

1886. 〈马太传福音书〉〈马可传福音书〉〈路加传福音书〉〈约翰传福音书〉.《新约全书 上海土

白》。

1897. 曹鍾橙译. 《沪语指南》.
1901. *An English-Chinese Vocabulary of the Shanghai Dialect.*
1905. Le P.C.Pétillon. *Petit Dictionnaire Française-Chinois.*
1908. 《土话指南》.
1917. 御幡雅文. 《沪语便商》.
- 1920a. 《要经汇集》(方言领洗问答) .
- 1920b. F. L. Hawks Pott. *Lessons in the Shanghai Dialect. Revised Ed.*
1923. R. A. Parker. *Lessons in the Shanghai Dialect.*
1924. 大川与朔. 《活用上海语》.
1934. G. McIntosh. *Useful Phrases in the Shanghai Dialect 8th Ed.*
1940. 至诚堂编辑部. 《上海语早分り》.

由上表格可知在同分段中也有记载的区别。如果把上面的表格再整理一下，会发现除了 1869 年和 1934 年的著作之外，其余年份出版的著作（1869 年、1880 年、1881 年、1886 年、1897 年、1901 年、1920 年 b、1923 年、1934 年）都是由新教出版机构发行，或是由有新教背景的作者所写的，这些可以称为是新教类著作。而 1905 年、1908 年、1920 年 a 的是由天主教出版机构出版，属天主教类著作。1917 年、1924 年、1940 年的属于日本类著作。由此可知，此期间的上海方言至少有新教类、天主教类、日本类这 3 种类型。各个类型都分别有其上海方言的使用方法。而新教类著作《安樂个屋里》中出现的第一人称复数形式便与上述新教类著作中所出现的状况基本一致。

五

官话版本《安樂家》与上海方言版本《安樂个屋里》中相对应的第一人称复数形式共有 53 例。具体分类如下：

5.1. 《安樂家》中的“咱们”在《安樂个屋里》用了“侬”来表示，有 4 例。

下面（ ）内的例句表示官话版本《安樂家》中所相对的例子。各个例句后的（ ）内的数字前者是页数，后者是行数。例如（19-9）表示第 19 页第 9 行。例中的下划线是有论者添附。

- (1) 侬两家头勿如趁早去求伊，好否（19-9）
（咱们两个人不如趁早去求他罢（17-5））
- (2) 传道个先生是实盖话个，侬两家头应该求伊净脱侬个罪（19-10,11）
（传道的先生是这么说来著，咱们两个人该求他洗去罪恶（17-7））
- (3) 侬立刻去求伊未好（19-11）

(咱们立刻去求才好 (17-7))

(4) 依记得侬两家头拉此地否 (39-15)

(你记得从前咱们两个人在这里不记得(35-7))

《上海人学习普通话手册》(1958)中的“我们”对应的上海方言词汇便是“我侬”与“侬”，其中没有分别“咱们”与“我们”。赵元任(1959)在无锡方言中设有“我们”和“咱们”的分项。但上海方言没有把“侬”和“我侬”的使用区分。许宝华(1988)和徐烈炯、邵敬敏(1998)等研究成果中也没有提到第一人称复数式“侬”与“我侬”的区别。

与此相反，在《安乐个屋里》中，把官话的“咱们”完全用“侬”来代替，共有4例。而且此4例当中，有3例在“侬”后面带着“两家头”。由此可见《安乐个屋里》有可能用“侬”来代替官话第一人称的包括式“咱们”。

5.2. 《安乐家》中的“我等”，在《安乐个屋里》也用“侬”来表示的有2例。如下：

(5) 照实盖看起来，侬就晓得看栏门个 (19-17)

(据这情形看来，我等便知看栅栏门的 (17-13))

(6) 侬要晓得利斯弟遇著啥个事体末 (44-9)

(我等要知道利斯弟遇见甚麽事 (39-17))

例句(5)、(6)的“我等”用于插说，意指讲故事的人以及听故事的人(也就是读者)。讲故事的人与读者都在第三者的立场，所以都可以用“咱们”来代替。可见，到此《安乐个屋里》中相对于“咱们”的人称代词全都是用“侬”来代替了。但在日本类著作《沪语便商》(1917)中却看到包括式“我侬两家头”的用法。因此用“侬”表示“咱们”，这可以说是新教类著作《安乐个屋里》人称代词的使用特点。

5.3. 《安乐家》中的“我们”，在《安乐个屋里》用“我侬”和“侬”来表示的都有，其使用区分没有那么明了，其中用“侬”表示的“我们”，占70.2%，而用“我侬”表示的“我们”占29.8%，大多数都用于“侬”，而用于“我侬”的是少数⁽¹⁾。

论者根据其使用场合，将其使用大致分为5种。

5.3.1. 一般会话当中所出现的“我们”都用于“侬”来表示。此种包括在一般会话场合中所引用圣经经文或引用的讲道话语。共有19例。

(7) 侬要想一个主意末好(4-13)

(我们想个主意才好(4-9))

- (8) 查理又话，放拉佢勃相个高楼上(10-14)
(查理又说，搁在我们玩耍的高楼(9-6))
- (9) 第个是佢教会里设立个新礼拜堂(12-15)
(这是我们教会建立的新礼拜堂(11-2))
- (10) 天堂个福气，佢那能末，才才可以享著(12-17)
(天堂的福气，我们怎样才能享受(11-4))
- (11) 又话，替佢那能受苦(12-18)
(又说，替我们怎样受苦(11-5))
- (12) 佢去困罢，佢所求个，主已经听见个哉(19-16)
(我们要睡去，所祈求的，主已经听见了(17-12))
- (13) 实盖末，佢个罪，是一定涂抹个哉(20-6)
(这么著，我们的罪他一定涂抹了(17-22))
- (14) 佢搭伊白话(22-7)
(我们和他说话(19-18))
- (15) 连之佢叹气个声音，也全拉伊个耳朵里(22-8)
(连我们叹息的声音，也达到他耳中(19-19))
- (16) 又晓得佢个志向，佢勿要先搭主话啥(22-8, 9)
(又知道我们的志向，我们不要先和主说什么(19-19))
- (17) 要听主对佢所话个说话(22-9)
(要听主对我们所说的话(19-20))
- (18) 佢大家辨明白(22-10)
(我们彼此辨白(19-20))
- (19) 神儿子耶稣基督个血，必定净脱佢一切个罪(22-12)
(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血，必洗去我们一切的罪(19-22))

- (20) 若然实盖未, 侬就可以告诉主 (22-13)
 (若是那样, 我们就可以告诉主 (20-1))
- (21) 老大妈勿叫侬勃相 (29-8)
 (老妈儿不叫我们玩耍 (26-1))
- (22) 从前拉此地侬有四个人 (39-16)
 (从前在这里有我们四个人 (35-8))
- (23) 现在两个人, 已经到之侬伊日所提起个荣光城 (39-16)
 (现今有两个人, 到了我们那日所题的光荣城 (35-8))
- (24) 本来是实盖, 侬能毅做个, 或者十分之一, 或者千分之一 (42-21)
 (本是这样, 我们能作的, 或十分之一, 或者千分之一 (38-9))
- (25) 侬是尽心竭力啫做个 (42-22)
 (我们是尽心竭力作的 (38-10))

以上是在一般会话中, “我们”由“侬”来表示。然而实际上也并非完全遵循次规律, 还有 2 种特殊情况, “我们”用“我侬”来表示了。如下:

- a. 非包括式的“我们”用“我侬”来表示。此例子有 1 例。

- (26) 伊拉是拉安乐个屋里等我侬 (39-17)
 (他们在安乐家等著我们 (35-9))

例句 (26) 中的“他们”指卓飞和美利的母亲, 都已经去世, 不包括在说话的二人当中。非包括式的“我们”用“我侬”替换了。

- b. 包括形式在会话中若有上下关系, “上”说的“我们”用“我侬”替代。此例子只有 1 例。

- (27) 太太话, 我侬后来全要聚集拉安乐个屋里 (25-3)
 (太太说, 我们后来都聚集在安乐家 (22-7))

“上”(美利的母亲)对“下”(利斯弟)说“我们”时, 《安乐个屋里》用“我侬”来替代了。

5.3.2. 两个人之间的口头祷告时，“我们”用“侬”来表示。共有 5 例。例句全为卓飞与利斯第之间的祷告。

(28) 卓飞搭之我来到侬面前，侬有多化罪孽，是应该净脱个(19-12)

(卓飞和我来到你跟前，我们有许多的罪，是应该洗的(17-9))

(29) 侬勿赶侬出来，题目上头话一切个罪(19-13)

(你不把我们撵出去，题目所说一切的罪(17-9))

(30) 求主用宝血来净侬个心来雪白(19-14)

(求主用宝血洗我们的心(17-10))

(31) 侬极情愿要到安乐个屋里(19-14)

(我们愿意到安乐家(17-11))

(32) 求主净侬两家头个罪能彀变来雪白(19-15)

(求主洗我们两个人，变成雪白(17-11))

5.3.3. 在信函中，“我们”用“侬”表示，共 3 例。下例都出于传道先生给利斯第的信，劝他作适当的休息。

(33) 我看侬两个人，极蒙住个保佑(44-10)

(我看我们两个人，狠蒙主的保佑(39-19))

(34) 侬一同为之穷苦人祷告(44-14)

(我们一同为穷苦人祷告(39-22))

(35) 必须想著侬两个人，拉世界上个屋里，是平平安安过日子(44-18)

(须想著我们二人在世上的家，是平平安安过日子(40-4))

5.3.4. 在教会讲道的时候，“我们”用了“我侬”来表示，共 10 例。

(36) 况且我侬做个罪成千，累万(17-6)

(况且我们作的罪成千，累万(15-8))

- (37) 神个儿子耶稣基督个宝血，能毅净干净我个罪(18-19)
 (上帝儿子耶稣基督的血，能洗净我们的罪(16-17))
- (38) 我能全勿曾到过(25-18)
 (我们都没到过(22-20))
- (39) 论到我个产业也是实盖(26-8)
 (论到我们的基业也是这样(23-9))
- (40) 我能若勿早点预备，到之伊个时候，就勿配得著伊个产业(26-9)
 (我们若不早些预备，到那时候，就不配得基业(23-9))
- (41) 所以我能必须得著一个洁净个心(26-10)
 (我们必须得一个洁净的心(23-10))
- (42) 我能若使要拿第个产业算是名分咭应该得著个末(26-16)
 (我们若要把这基业算为分所应得的(23-16))
- (43) 主既然叫，我能拉伊个国度里有名分所应该得著个(26-18)
 (主既然叫我们在他国里，有分所应得的分儿(23-17))
- (44) 伊必定要开导我能，是我能能毅接受产业(26-18,19)
 (他必要教导我们，使我们能接受基业(23-18))
- (45) 天父迎接我能个慈爱(43-14)
 (天父迎接我们的慈爱(39-1))

上例都是正常的在教会里讲道的话，多用了“我能”。此外，作为特例，若讲道时说到正面、光明、希望的事情，“我们”也会用“能”来表示，此种共有6例。

- (46) 就是神个儿子耶稣基督个血，必定净干净能一切个罪(17-1)
 (就是上帝儿子耶稣基督的血，必洗净我们一切的罪(15-3))
- (47) 全拉伊块有屋里，是耶稣去对能预备好拉个(25-19)
 (全在那里有家，是耶稣去为我们预备下的(22-21))

(48) 第个就是侬个产业 (25-19)

(是我们的基业 (22-21))

(49) 耶稣为之侬预备个是啥 (43-13)

(耶稣为我们预备的都是甚麽 (38-22))

(50) 先生又朝下问堂里个朋友，在于侬一面所应该做个，是啥呢 (43-15)

(先生往下又问堂里的朋友，在我们一面所该作的，是甚麽呢 (39-2))

(51) 物事全预备好，侬应该来坐席 (43-16)

(各物都预备齐全，我们当来赴席 (39-3))

5.3.5. 对于圣经的直接引用时，“我们”用“我侬”来表示，共 2 例。

(52) 天爷使我侬搭众圣徒，拉光明个产业里一淘有分 (25-16)

(天父使我们能与众圣徒有分，同得光明中的基业 (22-18))

例句 (52) 在《安樂个屋里》里有明确表示，此段经文出自新约《歌罗西书》第 1 章第 12 节。可是此经文与《新约全书 上海土白》(1881) 的经文却不同，如下：

我也谢谢我侬个爷，伊使侬相配，搭众圣徒拉光明个产业里一淘有分。

如此看来，《安樂个屋里》的这条经文不是从上海方言版的圣经直接引用过来，而应该是直接从官话版《安樂家》翻译而来的。这也再次证明官话版的《安樂家》早于上海方言版《安樂个屋里》而成立。而且进一步查阅后，发现官话《安樂家》中的这段经文与北京官话的和合本圣经也不一致，但却与南京官话版圣经中的这段经文一致。如下：

并且感谢上帝，因为他使我们能与众圣徒有分，同得光明中的基业。

(《新约全书》(1903) 南京官话版本 西 1: 12)

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新约全书》(1951) 和合本 西 1: 12)

从此也可以看出，官话版的《安樂家》中的圣经引用都来自南京官话版的圣经。

《安樂个屋里》还有一处标明是新约圣经的引用，但却没有明确标明其具体出处，如下：

(53) 就是上帝个儿子耶稣基督个血, 必定洗净我侬一切个罪(40-11)

(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血, 必洗净我们一切的罪(36-2))

因为没有明确出处, 论者查了《安乐家》的英文原著 (Walton, Mrs. O. F. (circa1900)), 并在英文圣经中找到其对应的经文, 如下:

The Blood of Jesus Christ, His Son, cleanseth us from all sin. (第 147 页第 6 行)

but if we walk in the light, as he is in the light, we have fellowship one with another, and the blood of Jesus Christ his Son cleanseth us from all sin. (《约翰壹书》1: 7 英文钦定本)

此经文出自英文钦定本 (King James Version) 的《新约圣经》约翰壹书第 1 章第 7 节。著作的英文原文中的经文与英文钦定本圣经的经文完全一致。而对此经文的中文版翻译如下:

我们若在光明中行, 如同上帝在光明中, 就彼此相交, 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新约全书》(1951) 和合本)

我们若在光明中行, 如同上帝在光明中, 就是与他同心, 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血必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新约全书》(1903) 南京官话版本)

若然拉光明里走, 像伊拉光里能, 盖末大家相通佬, 伊个儿子耶稣基督个血, 净脱侬一切罪恶。

(《新约全书 上海土白》(1881))

如上看来, 将英文圣经翻译的这 3 种版本中, 只有南京官话版本的经文与《安乐家》的经文引用一致, 上海方言版本经文却与《安乐个屋里》中的引用完全不同。由此可再次证明上海方言版本的《安乐个屋里》, 还是由《安乐家》直接翻译而来, 其直接引用的经文还是从南京官话版本圣经而来的。

结论

在李荣 (1997) 里, 对于“我侬”有解释说: 我们, 较正式的说法。上海方言广播多用“我侬”, 平时说话极少用。然而, 《安乐个屋里》中“我侬”的用法, 虽大部分属于以上解释, 但在一些具体细节上却不完全受此限制。

总结来说, 官话的第一人称复数形式有“我们”和“咱们”两种, 其用法区别在于包括式和非包括式。而上海方言的第一人称复数形式虽有“我侬”和“侬”2 种, 但用法区别却不单以包括式和非包括式来区分。据论者观察, 认为上海方言的“我侬”和“侬”在使用上更多的以“公”“私”来区分。“公”

指较正式的场合、较为敬重的人和事。“私”指私人化的，个体化的事物。较随和、柔软。如下表：

← 私				公 →		
侬			侬/我侬	我侬		
我等	祈祷	会话	会话 (上下)	说教	圣经	
咱们	信函		说教 (正面的)			
我们						

“我侬”属“公”的范围，比如在圣经的直接引用、说教时多用⁽²⁾。“侬”属“私”的范围，比如在信函中、祷告时、一般会话时多用。然而两者的用法也不是完全的绝对以此分开，有相交的部分存在。即，一般会话和讲道。根据会话和讲道当时具体环境的变化，“我侬”和“侬”也会有使用上的变化。就像在一般会话中，如果有身份高低、上下级的区别的话，会使用“我侬”，而不是“侬”。在讲道的时候谈到光明、美好、亲切的东西时，会用“侬”，而不用“我侬”。

由此，将官话翻译成上海方言时，对于第一人称复数形式的“我们”和“咱们”的翻译，不能单纯地以是否包括式来区分“我侬”和“侬”，也不能以单纯的“公”“私”来完全的区分“我侬”和“侬”，而要通过具体的环境来安置最合适的人称代词。这也是《安樂个屋里》中上海方言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附注

- (1) 《新约全书 上海土白》(1886) 四福音书中的 294 例用于“侬”，这就是全 313 例中占 90%以上。而“我侬”只有 19 例，在《约翰传福音书》没有出现“我侬”。
- (2) 在《新约全书 上海土白》(1886) 中祈祷文都以“我侬”来表示。路加福音书 11: 2-11: 4 与马太福音书 6: 9、6: 11、6: 11 是对观福音书(符类福音书)的共同部分。

参考文件

1869. J. Edkins. *A vocabulary of the Shanghai Dialect*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Shanghai
1879-1888. The Chines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The Chines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1879-1888*
Shanghai
1880. 《新约全书 上海土白》〈使徒行传〉〈保罗拉罗马人书〉. 大美国圣经会. 上海美华书馆. 上海
1881. 《新约全书 上海土白》〈保罗达哥林多前后书〉〈加拉太至哥罗西书〉〈帖撒罗尼迦至腓利门书〉
〈希伯来至彼得前后书〉〈约翰壹贰书至默示录〉. 大美国圣经会. 上海美华书馆. 上海
1883. Office of the Illustrated News. *Fifth Annual Report of the Chinese Religious Society*. Office
of the Illustrated News. Shanghai
1886. 《新约全书 上海土白》〈马太传福音书〉〈马可传福音书〉〈路加传福音书〉〈约翰传福音书〉. 大

- 美国圣经会. 上海修文书馆. 上海
1895. 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The Mission Press in China*. The American Mission Press. Shanghai
1897. Illustrated Missionary News. *Illustrated Missionary News, No.159 Mar.1, 1897*. S. W. Partridge & Co. London
1900. American Bible Society. *The New Testament (King James Version)*. Thomas Nelson & Sons. New York
1903. 《新约全书》. 上海大美国圣经会. 上海 (南京官话)
1923. P. A. Parker. *Lessons in The Shanghai Dialect*. The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Shanghai
1934. G. McIntosh. *Useful Phrases in The Shanghai Dialect*. Kwang Hsueh Publishing house. Shanghai
- circa1900. Walton, Mrs. O. F.. *Christie's Old Organ, or Home Sweet Home*. 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London
1917. 御幡雅文. 《沪语便商》. 日本堂书店. 上海
1933. 广协书局. 《中华基督教文字索引》. 广协书局. 上海
1951. 《新约全书》. 中华圣经会 (和合本)
1958. 《上海人学习普通话手册》. 江苏省上海市方言调查指导组主编. 新知识出版社. 上海 (1970. 江苏省上海市方言调查指导组主编. 《江苏·上海方言调查(影印)第1册》. 采华书林. 名古屋 影印本)
1978. 胡明扬. 〈上海话一百年来的若干变化〉. 《中国语文》1978年第三期. 北京
1981. 太田辰夫. 《中国语历史文法》. 朋友书店. 京都
1987. 香坂顺一. 《『水滸』語彙の研究》. 光生馆. 东京
1992. 钱乃荣. 《当代吴语研究》. 上海教育出版社. 上海
1997. 钱乃荣. 《上海话语法》.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
1997. 李荣主编. 《上海方言词典》. 江苏教育出版社. 南京
1998. 徐烈炯, 邵敬敏. 《上海方言语法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上海
1999. 李如龙, 张双庆主编. 《代词》. 暨南大学出版社. 广州
2001. 张惠英. 《汉语方言代词研究》. 语文出版社. 北京
2003. 钱乃荣. 《上海语言发展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